

# 法布尔《昆虫记》中国奇遇记

□ 李大光

## 十摇曳烛光十

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 (Jean-Henri Casimir Fabre, 1823~1915), 法国博物学家、昆虫学家、科普作家, 以《昆虫学回忆录》(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或译《昆虫记》)一书留名后世, 该书在法国自然科学史与文学史上都具重要地位, 已译成多种不同语言。

作为现代昆虫学与动物行为学的先驱, 法布尔以膜翅目、鞘翅目、直翅目的研究而闻名, 维克多·雨果称他为“昆虫世界的荷马”。除了昆虫, 也热衷研究蕈类, 他以水彩绘画的 700 多幅真菌图 (现在只成功保存一半, 其他至今仍“下落不明”), 深受普罗旺斯诗人米斯特拉尔的赞赏。他也为漂染业作出贡献, 曾获得三项有关茜素的专利权。

1866 年, 法布尔当上阿维尼翁勒坎博物馆的馆长, 英国经济学家穆勒两次造访, 二人成为好友。翌年他到巴黎谒见拿破仑三世, 荣获骑士勋章。1870 年, 法布尔先进的教学方法惹来了保守宗教人士的批评 (例如指摘他在夜校课程中向妇女讲解花的授粉过程), 被迫辞去教职, 一家七口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 幸得穆勒的周济, 得以渡过难关。举家搬到奥朗日, 埋首撰写科普书、教科书, 以博取微薄的收入。

1877 年, 法布尔搬到沃克吕兹省的塞里尼昂, 在那里买下一所房子与一块毗连的荒地, 将园子命名为荒石园, 在那里专心观察、实验、著述, 同年《昆虫记》首卷面

世。这部十卷本的科学巨著, 仍然被当今的出版界列为畅销书, 已经被译成 50 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 成为博物学科普经典著作。但是, 令人遗憾的是, 至今为止大多数译本都是节译本, 简易改写本或者是儿童昆虫绘本。

日本很早已译介法布尔, 首个译本由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译出。留学日本的鲁迅、周作人从日译本认识了法布尔, 因而法布尔的名字也很早传到中国。1923 年, 周作人在报章上发表了《法布尔《昆虫记》》一文, 并从英、日文转译了数篇《昆虫记》的文章。鲁迅在晚年有意转译《昆虫记》, 但未成功。中国自 1920 年代起不断有《昆虫记》的节译本、转译本面世。据《民国时期总书目》记载, 自 1927 年林兰译出法布尔的第一部

著作《昆虫故事》, 至 1947 年出版守一的译书《科学故事》, 期间出版法布勒科普译著及其传记共 13 种。在这段时期, 还翻译了一种法布勒的传记, 即由林方翻译的《法布尔传》。上海商务印书馆将中文译本编入“万有文库第 2 分册·自然科学小丛书第 660 种”。译者林方在《法布尔传·译者序》中不无遗憾地慨叹: “可惜, 中国还没有把这部《昆虫记》译出, 中国学界也就不容易接受这种学界的新潮流, 本书虽然语焉不详, 总可以窥其中学说之一斑, 而且可以领略西洋儒生的诗人生活, 是生物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文学家所必须读的文字, 如果能因此而得一点介绍之劳, 那就再好也没有了。”由此可以看出, 翻译其传记其实仅仅是为了解释《昆虫记》翻译其完整文本

的缺失, 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对完整地介绍法布尔的科学思想和对生物学的整体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 法布尔的书, 尤其是《昆虫记》的译本一直不曾间断, 其版本形式不断变化, 在中国呈现出一种难以解释的现象。但到了 2001 年首套从原文翻译的足本《昆虫记》, 才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 并于 2003 年推出修订版 (繁体字版于 2002 年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发行, 对专有名词作了校定)。已故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郭正谊曾经说过: “193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大义译的《昆虫记》, 仅仅是一个缩写本, 直到解放后又再版了带有插图的王大义译的《昆虫记》, 但这已影响了几代人了。”20 世纪 20~30 年代的科学翻译高潮中, 法布尔 10 卷本的《昆虫记》没能从法语直接翻译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Livre VII) (1900)



为中文, 但是, 其变异的版本却风行数十年, 至今不止。这也说明了科学在普及中科学知识的完整传播与销售效益的难以兼顾之处; 同时, 也说明了科学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的普及难易程度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研究员)

## 胶东半岛特色民居——海草房

□ 张天琦



图 1、图 3、图 4: 错落有致的海草房 来源: 爱荣成。  
图 2: 大叶藻 来源: 维基百科。

海草房是胶东半岛地区特有的民居形式, 其显著特征是高耸的海草屋顶。海草房曾大量分布于青岛、烟台、威海的沿海乡村, 现在大多已经消失, 主要零星出现于烟台长岛和莱州、威海荣成和文登沿海地区。

海草房的房顶是用大叶藻等浅海生长的海草铺设修缮而成。通常, 建造一间海草房需要 1250~2500 千克的海草。房顶的铺设、修缮过程是海草房建造技术中最关键的一步, 由专门的匠人完成。经验丰富的匠人可凭眼力精确地控制苦草的位置和草顶坡度。

海草房不仅是胶东半岛海洋文明的重要符号, 而且具有独特的宜居特性。海草房顶防虫蛀、防霉烂、不易燃, 且耐久性好。一般来说, 质量良好的海草房经过 40 到 50 年的岁月才需要修缮一次。智慧的先民选用晒干的海草苫顶, 用热稳定性好的花岗岩砌墙 (后来发展出了砖墙面、土墙面以及砖/石/土组合的墙面形式), 起到了保温隔热的作用, 造就了冬暖夏凉的海草房。

在岁月的长河中, 海草房从出现到兴盛, 而现在却已经渐渐没落、消失。探究造成海草房衰落现状的原因, 大致包括海草原料稀缺、传统匠人减少、生活格局改变等。随着浅海养殖业的发展, 加之海水污染、海边采沙等现象的日益严重, 海草生境被破坏, 海草资源越来越稀缺, 因而以大量海草为原料的海草房制作成本大大上升。调查显示, 胶东半岛现有海草房苦匠

仅 20 余位, 其中年龄最小的已 50 多岁。海草房顶苦工工艺复杂且工作量大, 在生活节奏加快的当今社会, 传统的师徒传授关系难以维持下去。随着经济的发展, 渔村住宅不断优化, 由海草房变成瓦房, 再由瓦房变成了楼房。此外, 海草房自身存在内部空间狭小、采光不足等缺点, 而现代化建筑功能更齐全。所以, 很少有居民选择回迁至海草房, 更不用说盖新的海草房了。

那么, 如何保护海草房, 不使之成为仅存于我们记忆中的文化特色呢? 在保护海草房这类民居建筑的过程中, 继承和传播相关文化遗产是重点。政府部门应建立苦匠保护机制, 组织传统匠人定期进行传统建造技艺的培训, 同时选择适合胶东地区的修葺策略, 在“修旧如旧”基础上加以创新, 使得海草房更能满足现代生活需求。此外, 适度发展海草房特色文化旅游业, 使得海草房保护与国家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 同时达到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目的。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海洋科普专业委员会供稿)



北冰洋中隐形杀手暗藏 萌娃创造水中花园乐趣多

虽然北极物种丰富, 但也存在可怕的隐形杀手, 一不留神动物就会葬身冰冻的坟墓——死亡冰柱。丁明虎表示, 死亡冰柱又称海洋钟乳石, 当海水表面温度降到一定程度后, 海水的盐分就会析出形成盐水。盐水比普通海水密度更大, 在下沉过程中由于低温, 周围的海水就会结冰, 形成死亡冰柱。为了给萌娃更直观的感受, 丁明虎和博士团带领着强子和萌娃们做起了有趣的水中花园实验。

## 揭秘北极的“隐形杀手”

地球的北极, 遥远而美丽。这里是最纯净的地方, 千年的冰川闪烁着蓝色的光芒, 悄如童话般晶莹剔透。这里也是最冷的地方, 极致严寒, 挑战着人类的信心与勇气。辽宁卫视近日播出的《奇幻科学城》节目中, 中国气象科学院极地气象研究所副研究员丁明虎教授将继续担任神奇大教授, 带着孩子们探索北极, 告诉大家为什么北极熊不能生活在南极, 以及北冰洋中的“隐形杀手”又是何方神圣。

南极为何没有北极熊? 解密北极土著生存秘决

北极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铺天盖地的冰和雪, 但其实北极风光也很壮丽, 丁明虎教授开场就告诉大家, 北极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森林, 同时也与全球气候有着紧密联系。冬季的暴风雪就是由于北极中心变暖并形成大暖球, 将冷空气挤出北极, 从而影响全世界产生寒潮。至于北极的冰如

果都融化海平面会有怎样的变化, 萌娃们一致认为海平面会上升, 但丁明虎的答案却让人吃惊, 由于北极的冰都是海水, 本来就在海洋里, 不管是融化还是结冰, 都是一种内部消化, 所有海平面并不会有所变化。

除了气候, 孩子们对北极熊也是兴趣满满。西安的露露小朋友提问“南极为什么没有北极熊?”对此, 萌娃们均认为南极气温太冷, 北极熊无法适应。丁明虎则公布答案是因为北极熊游不了那么远, 早在熊类出现之前, 南极洲的地形和气候就已形成, 周边是大片海洋, 陆生动物游不了那么远, 所以南极都是海洋系动物。经研究发现北极熊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一种棕熊是近亲, 萌娃纷纷开脑洞猜测其中原因。丁明虎介绍称, 极地地区环境虽恶劣, 可是充满智慧的因纽特人合理利用热循环, 修建了雪屋, 仍然在那里顽强生活。

## 国际海洋科普联盟成立

# 全球海洋科普资源实现共享

践工作的地方。每年都有 50 万人来这里学习科普知识。

厦门大学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海洋科学卓越教育伙伴计划协调员艾米丽·惠·金表示, 作为中国海洋科学卓越教育伙伴计划的负责人, 她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大家普及海洋知识。海洋科学让我们了解地球系统, 人们如何去保护海洋, 并且鼓励下一代更多的成为海洋科学家。

报告会后, 来自全球海洋院所的参会代表们就成立国际海洋科普联盟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商讨, 并讨论通过了《国际海洋科普联盟章程 (暂行版)》。

印尼茂物农业大学校长 Luky Adrianto 表示, 海洋科学科普关乎重大, 科学知识不仅要教给学生, 更要教给普通大众。他同时表示, 印尼茂物农业大学是东南亚联盟水产组织的成员之一, 联盟成员都愿意加入这个科普联盟。

俄罗斯科学院太平洋海洋研究所所长韦亚车·斯拉维·洛巴诺夫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国际海洋联盟将结合国际力量, 加强各国之间的交流, 获取更好的经验和方法, 使各国共同发展。同时该联盟也能让公众了解到更多海洋科学知识, 弘扬海洋科学精神。

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领军科学家蔡文炬指出, 此次会议很好地响应了“一带一路”倡议,

推动海上丝绸之路交流合作, 响应了“上海精神”, 推进海洋科学领域的合作。通过联盟这个平台, 我们交流科普工作经验, 共享海洋知识, 分享研究成果, 让科学更接近大众, 更被人们所了解, 从而凝聚海洋开发与保护的智慧, 共同为保障地球生态系统健康和海洋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公共关系部负责人王宁介绍, 国际海洋科普联盟旨在汇聚世界各地的海洋研究机构、涉海高等院校和涉海组织等现有海洋科普资源, 促进科普资源共享, 建立全球海洋科普网络, 助推海洋科学知识宣传,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的热潮。任何致力于海洋科普宣传的研究机构、涉海高等院校、涉海组织、有海洋科普合作意向的企业等, 均可申请加入国际海洋科普联盟。所有加入联盟的组织或机构即为联盟成员单位。国际海洋科普联盟无会费, 诚邀各单位积极参与, 共同致力于国际海洋科普事业发展。联盟成立后, 将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组织国际海洋科普活动, 组织国际海洋科普论坛, 举办世界海洋科普大会, 组建海洋科普人才库, 发展国际海洋科普志愿者团队, 开展国际青少年海洋科学大赛等, 真正致力于提高青少年的海洋科学能力, 培养未来海洋科技人才。

(上接第一版)

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公共关系部负责人王宁主持会议时指出, 海洋科普是海洋科学的重要内容, 是海洋科学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并保持源远流长的重要基础。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地域面积 960 万平方公里, 在如此大的一个国家里进行海洋科普工作, 任重道远, 离不开全球范围的合作和共享。

会上, 来自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海洋大气研究所的科学副主任安德鲁·席勒反复强调了科普工作的重要性, 并表示需要把科学分享给公众, 让公众了解, 并且学习。他同时指出, 科普工作对科学研究有很大的支持,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在科普方面投入很大。

波兰格但斯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院长沃尔德马尔·苏罗斯表示, 格但斯克大学长期以来致力

于不断开发教育和科普的项目, 促进科学知识的公众传播效应,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进行科普和实



皇穹宇的前世今生

天坛皇穹宇位于圜丘之北, 由正殿、东西配殿、围墙等建筑组成。

皇穹宇始建于明嘉靖九年 (1530 年), 初名泰神殿, 为庑殿顶。明嘉靖十七年 (1538 年) 重建后改名为皇穹宇, 新建皇穹宇为圆形重檐攒尖殿宇, 围墙纯为土垒。

清乾隆十七年 (1752 年) 乾隆皇帝改皇穹宇规制, 将正殿改为单檐, 土垒围墙改以澄浆砖干摆而成, 遂成“回音壁”。

回音壁的青砖绝技

青砖——临清澄浆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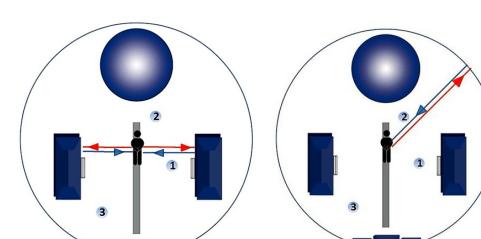
皇穹宇围墙 (回音壁) 砌墙所用澄浆砖产自山东临清, 临清澄浆砖以“敲之有声, 断指无孔”而闻名于世。围墙的砌筑采用干摆法砌成, 俗称为“磨砖对缝”。

临清位于黄河冲积平原, 当地土壤黏性比例适中, 非常适合烧制优质的砖, 而且烧制工艺相比普通工艺要更加的复杂、精细、成熟。

相比普通青砖, 澄浆砖在烧制前增加了一道特殊工序——练泥, 即将取来的土用水冲泡, 除掉杂质, 只保留中间层最细腻泥土, 这样做增加了土的密度, 这是保证临清贡砖质量的关键一步, 也是临清贡砖被称为澄浆砖的缘由之一。

绝技——磨砖对缝

回音壁的墙身均采用干摆 (俗称: 磨砖对缝) 法砌成, 干摆法讲究要做成“一块玉儿” (见不到灰缝), 这种做法能够降低声波在跟墙面接触过程中的衰弱现象。



三音石的奇妙回声

三音石是指皇穹宇正殿前御路北起第三块石板, 也是皇穹宇院落的几何中心。站在三音石上击掌可以听到三声回声, 第一个回声是由东西配殿的墙面反射回来的, 第二个回声是墙面第一次反射会聚到三音石的, 第三个回声是墙面第二次反射会聚的结果。

“敲之有声, 断指无孔”的澄浆砖, 加上古代工匠们精湛的技艺, 使墙面平整、光滑并且形成了适当的弧度, 天坛回音壁奇妙的声学现象才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

## 守护者

□ 顾备

沉睡者未及发出呼号, 蘑菇云便夺去众人生命。

疯狂的战争由顶端发起, 留下灾难让底端承受, 历史总是由强人书写, 白骨只能用考古登记。

当一切终于归于平静, 世界只剩下废墟、尘埃和射线, 没有人活着铭记胜利。未完工的守护者从懵懂中被唤醒, 守护者让牠守护这个世界, 直到生命重现。

沧海桑田, 世事云烟, 绿色重新铺满大地, 鸟兽再次巡林间。守护者听见风从远古来, 在楼宇间打着转儿, 去向下一个地方。

牠坐在楼顶, 默默等着消息, 等众神的战车燃烧在天际, 等繁华重现, 等光明照亮晨曦。

(作者系资深企业战略咨询顾问, 著名科幻翻译家、科幻作家, 曾译有《沙丘》《少数派报告》《基地与帝国》等科幻名作)

